

## 师生情

## 我遇到一群追梦人

□ 李益陵

四年前,我在大学同学施亚的引荐下,来到了南通市老年大学“记叙文欣赏与写作班”担任老师。在这里,我遇到了一群追梦人。

第一次上课前,施亚对我说:“这班的学员蛮能写的。”我心里提了一下。到了班上才知道什么叫藏龙卧虎、人才济济。班上有中、小学的校长;有《中国档案报》的特约记者;有专门研究柯蓝散文诗并出过书的作者;有一位在东方中学教了三十多年语文的老教师,他发明了一个指导学生写作文的圆盘,还得到了国家专利(他送给我们班上每人一套);还有一位大企业的工会主席专门编厂报的;还有铁路工程师、私企老板、医生、会计、技术员、售货员等。我心想,这活可不好干!不管它!认真准备,冲上课堂!于是,我制定了周密的教学计划,花很多时间备课,两个小时的课要准备两天到一周的时间。我制作了课件,标出了重点,自己上课前把要讲的内容都写在本子上,上课前再看一遍,上课时是不看讲稿的。第一堂课,我针对老年人退休后爱旅游的特点讲了怎么写游记。我的女儿在毛里求斯工作和生活,我在那里旅游时拍了不少漂亮的印度洋海边的照片,我就选出几张来讲怎么抓住景物的特色,要按怎样的顺序写游记,怎么移步换景,最后怎么点题等。课堂的反应还不错,增添了我的信心。

后来我们班改成了“回忆录欣赏和写作班”,这下让大家更有发挥才华的机会了。写回忆录,对他们来说有着独特的优势。他们阅历丰富,经历了上山下乡、国企改革,有的当过兵、有的开过厂、有的教过书、有的种过地,写作的素材很丰富,我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把素材变成题材。而且,老年人喜欢回忆,通过回忆能让他们回到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我们班上有个“快手”,她高中毕业后在一家大型企业当纺织女工,后来经过自学当上了设计师,再后来担任了企业的工会主席。她写了工厂里很多有趣的事情,如帮助家在农村的同事收割庄稼后在那里搞了个农家乐;写厂里年轻的纺织姑娘在大雪天为了准时上班,从天生港步行到厂里;写了厂里的小青年主动为喜欢的姑娘擦自行车,然后抱得美人归的故事……

我们班上还有一位“多产作者”。她是后来插班进来的住在刘桥的一位退休乡镇干部。她每次来上课都要倒六次车,路上要花费好几个小时。她平时积极投稿,她的作品在全国老年大学第二届作品展中被评为优秀作品、在《中国乡村》杂志被评为一季度优秀奖,在文学网站上发表诗歌、散文20多篇。

我们班上还有3位“80后”,其中一位曾是一名纺织工人。她虽然只有初中文化,但她热爱学习,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共上了20多年的课,她还办过画展。这是一位非常优雅的女士,她来上课时总是身着长裙、脚穿高跟鞋,天冷时斜戴着一顶漂亮的绒帽,略施粉黛,手里还端着一杯热咖啡。她坐在第一排,上课时目不转睛,手里记个不停。还有一位“80后”是南通著名中医世家的后代喜医生。她第一天来,穿着短上衣、皮裤子,那叫一个时髦。她告诉我们女同胞要爱自己,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我听了她的话第二天就去文峰大世界买了一件新衣服。

我们班上能写的人太多,有擅长诗词的梁诗人、有能写几十万字长篇回忆录的杨班长、有专门评论同学的文章为大家加油打气的张女士……经过在老年大学的几年学习,很多学员的文章都先后登上了《江海晚报》等报刊,有的学员在行业内的征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。我有幸和这群追梦人相识相逢,他们经历了人生的风雨依然乐观坚强,他们在耄耋之年和古稀之年执着地追逐梦想,他们的精彩的回忆录让我看到了人世间的喜怒哀乐!

我感谢他们!



夏来「疫」去岁月皆安

阿丁

## 我家疫后新气象

□ 夏学军

时至今日,疫情期间的一些“特殊习惯”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生活,被老妈戏称为“后遗症”。

宅家那些日子,真要感谢老妈,是她两天一次去超市采购食品给我们“续命”,回家后衣服要消毒、食品袋要消毒,最重要的是手必须认真清洗三分钟。而且时时刻刻看着我和老爸,摸一下东西,洗手!恨不得一天洗八百回手。疫情逐渐平稳,全家三口烙下了洗手的“毛病”,平时一管护手霜用两个月,现在一个月两管。出门在外必须带着免洗洗手液,碰过别人摸过的东西和地方赶紧洗一下手。我笑着说,咱家是不是患上了洗手强迫症?老妈一脸严肃地说:“即使没有疫情也应该好好洗手,咱家以前太不注意卫生了,从今以后洗

手的节奏就这样子了!”

以前家里的一瓶消毒液两年都用不了,现在可不一样了。马桶天天消毒、餐具天天消毒、家具一星期两次消毒,冰箱清理得可勤快了,也要从里到外消毒。看老妈一天天胶手套不离手,挥舞着抹布,我故意气她:“您看我像不像大病毒?给我也灭了吧!”老妈看着我拿着的手机,眼睛一亮说:“手机都玩几天了?消毒了吗?”

老妈喜欢漂亮的餐具,那天网购了3个分隔盘,说从此以后实行分餐制。可把我笑死了:“那咱家不成食堂啦!”老妈又是一脸严肃:“食堂咋了,一人一份,吃多少买多少,又干净卫生又不浪费。这次疫情就是契机,肯定会改变我们的一些坏习惯。”我是真服了,老妈说起

话来头头是道、句句是理。

老妈很有意思,不是餐餐都用分隔盘,她说了:“分隔盘卫生,但是让家人之间有种距离感,所以我决定早餐用分隔盘,中午咱都在单位吃,晚餐恢复以前的方式,但是有一点不同,必须用公筷公勺。”为老妈的“机智”点赞,中国人传统的饮食习惯虽然有不好的地方,但是你不能否定它带来的其乐融融的氛围。忙碌了一天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晚餐是很多人期盼的亲情时光,公筷公勺很好地解决了它的弱点,又不失温馨,真是一举两得啊。

经过这次疫情,老爸也颇有感悟,“不要等到失去才知道珍惜,比如自由。”“远离烟酒,好好锻炼身体。”我衷心地感觉到我们都变了。

## 抗疫情

## 始觉今朝眼界开

□ 施红

退休之后,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注南通市老年大学微信公众号,并在第一时间报上了我最喜欢的两门课程《古代小品文欣赏》和《工笔画初级班》。在我看来,现在是人生中最宝贵、最美好的一段时光——终于有时间可以静下心来跟老师系统地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的东西,重拾年轻时在学业选择的岔路口被遗落、放弃的梦想。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!

在老年大学,我遇到了非常优秀的任课老师和认真负责的班主任老师,她们都是懂教育、善教学的行家里手。《古代小品文欣赏》的授课老师张祝平博士是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,他的讲课很有特点,思维跳跃天马行空,课堂教学不照本宣科按部就班。你若纯粹是为了欣赏诵读古代小品文的名篇佳作、逐字逐句推敲揣摩而来,恐怕会有些不适应。但教学相长,学习的过程也是相互适应的过程。一旦你适应了张老师的授课方式,借助老师的视角、学识打开自己的认知局限,拓展疆域,课后主动拾遗

补缺,“遨游半是江湖里,始觉今朝眼界开”之感油然而生。

特别幸运的是遇见了刘思驿老师。只是简单地出于喜欢,绘画“零基础”的我在一长串课程目录里选择了“工笔花鸟画初级班”。刘老师教学经验丰富,循循善诱;点评作业言语中肯,鼓励为主;课后群里答疑,不厌其烦、有问必答。每周课前交作业,大家都能看到各自的进步,学画兴趣和自信心大增。四个月后,第一学期结束,刘老师又花费大量课余时间和精力,帮全班同学的课作、寒假作业逐一拍摄上传、编辑排版,她的先生、著名书法家江国听老师也被委以“艺术指导”的重任,欣然挥毫“丹青妙笔绘清幽”为画展题名,仪式感满满地举办了《老年大学工笔花鸟画基础班第一学期学员作品“美篇”云画展》。之后,刘老师还在班级群里叮嘱大家,假期里也要把字练好,云画展最后江老师的小楷作品《爱莲说》供大家观摩共勉。我闻言滑到“美篇”底部仔细欣赏,“美,惊艳、有腔调”都难以准确表达彼时的观感。同学们拍手叫

好、兴致高涨,整个寒假期间都在微信群里交流体会、分享心得。

作为2021年入读老年大学的新生,我的第一学期在新冠疫情严密防控的夹缝中有惊无险地平稳度过。这一学期的学习对我而言意义重大——老年大学不仅是“授业解惑传道”的学习场所,更是为每个个体注入生命活力的精神家园。迈入风云变幻的2022年,第二学期开学才一个多星期,疫情形势陡然严峻,学校公告停课至今。在足不出户、居家抗疫的日子里,我依旧信心满满、心怀憧憬,每天看太阳照常升起。老年大学的自编教材《古代小品文名篇赏析》锦绣文章荟萃,令人百读不厌,每天念上一段,顿觉豁然开朗、神清气爽;工笔画班级群里,师生们热闹地交流作业、深度探讨,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有意。

感谢老年大学赋予我精神上的正能量和影响力,这足以使我从容面对变化莫测的当下和具有不确定性的未来,并为我积极乐观的生活提供了精神支撑和心灵抚慰。

## 校园情